

楚辭集註

七



晦菴先生

謦楚辭得才

因是正之刊平

貢郡齋俾學者

風雅之變玄姦

癸酉三月田心

陽王 沐敬

楚辭辨證上



余既集主洪騷注顧

外猶有不可不知者歟

繁覽者或有沒溺而失其要

于後以備參考慶元乙未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去一本此下

卷八

楚

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

呂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

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

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

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

自宋玉九辯以下皆

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

以下大雅之傳也孔

者謂之傳善矣又謂

書則非也然則呂氏

實

口

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

當

博考之耳

洪氏又去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為
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

二十七

九
李

二

五

作者先後次序之然不言其何時何
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
舊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
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
定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

氣平緩意不深切如

爲呻吟者就其中諫也

觀兩王則卑已甚矣

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始

賈傳之詞於西京爲最高且五邑

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

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揚雄則尤

刻意於楚學者然其反騷實乃屈子

卷之三

辭

三

海

之罪人也洪氏譏之當矣舊錄既不

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爲一篇

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

蓋古今向異之說皆聚於此亦俾

以明之庶幾紛紛或小定去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

似以爲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
尚者洪氏曰史記去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又去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可
甚逸以騷名家者不應繆誤如此
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
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

辨

四

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此說非是
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文誘楚會
武關是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
洪氏正之爲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
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

比讒佞靈脩美人以瓊琨於君必妃媿
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
風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
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
者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宓妃媿
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
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它義也

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
其辨當詳說於後六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
卿戰國時官爲它國之人遊宦者說
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此官况瑕
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有上下共之至秦乃

獨以為尊稱後遂因之補注有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為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注因之為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

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是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為歲名則其于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為衍文矣故

今正之

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

相直恒指中氣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蒹蒹夫唯捷
徑以窘步据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
從系者繫也皆語辭也唯從口者專
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
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
其句中之訓故字義而已至於一章

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
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
爲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
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
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既不
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
之例一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

通解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拏代又叶乃代蓋於篇首發此
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
字爲然而它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
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
夕替下注徐鉉去古之字音多與今
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放此

楚辨

遇

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
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冷
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
立說則是它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
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爲楚
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
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

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而春黃不若秋紫之分馥又引黃魯直云一幹一

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異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去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爲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

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氏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脩條下

乘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馮又作馮
草一作艸又作卉予一作余菹一作
菹此類錯舉一二以見之不能盡出
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是楚辭
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小草喻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以名之尤爲謬說

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以婦悅夫

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
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
又訓靈脩爲神明遠見釋美人爲服
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
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爲
時爲代以民爲人皆以避唐諱耳今
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
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
皆不知其所據也

詠音卓則當從豕又許穢反則當從喙
省

洪氏曰循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
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
雄作反離騷言恐重華之不羈與而
曰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
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
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其於死
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
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
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
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
此又深可畏云

舊注以攘詬爲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
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
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

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者雖若不識
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

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
意王逸行迷之意亦然

補注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
來歸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
曰姊歸後以爲縣縣北有原故宅宅
於此

楚辭辨

十四

三

騷經女類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爲余

太息哀郢心嬋媛而傷懷

三處王注皆云猶牽

引悲回風忽傾寤以嬋媛

王注云心覺自傷又

痛憫也

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

注意近而語踈也

補注曰女類罵原之意蓋欲其爲靈龜武
之愚而不欲其爲史魚之直耳非責
其不爲上官靳尚以徇懷王之意也
而說者謂其罵原不與衆合以承君
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
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

無疑至屈子爲騷經乃有啓九辯九
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雖不
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爲說則不誤
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脩
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爲補注
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
顧乃反引山海經三賓之說以爲證

則又大爲妖妄而其誤益以其甚矣然
爲山海經者本据此書而傳會之其
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它謬妄之
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
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笑今
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
啓爲開其說尤繆王逸於下文又謂
自不必論也

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
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
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
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
脩繩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

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爲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欵帝閭歷訪神妃及使鸞鳳飛騰鳩鳩爲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

亦汎爲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爲之說反害文義至於縣圃閭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略存摭槩不復盡載而詳說也

王逸以靈瑣爲楚王省閭非文義也

注以羲和爲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

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
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洲注云
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堯因立羲和
之官以掌夫地四時此等虛誕之說
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
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耻其謬
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爲
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
而古今文字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
者爲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爲說
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望舒飛廉翳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
靈爲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
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爲

之說以月為清白之臣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為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為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為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已蓋欲已七八六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閭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為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為平聲九章遠遊為入聲蓋各從其聲

之便也

王逸說往觀四方處已去欲求賢君蓋
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
欲求賢人與已同志不知何所據而
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
譬非是下女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フ七七

楚辭

廿

文選

溘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
此遊春官處乃去無奄忽之義不知
何故自爲矛盾至此

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虎行兒
宓美畢反安也集韻去處與伏同處
犧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密
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去宓字本從

虎處子賤即伏羲之後而其碑文說
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伏
處通用而俗書作宐或復加山而并
轉爲密音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
存其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
脩爲伏羲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據也

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共事君亦
爲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
訓爲賴則理固有賴音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
非絕遠之地也

舊說有城國在不周之比恐其不應絕

遠如此又言求佚女爲求忠賢與共
事君亦非是

鳩及雄鳩其取喻爲有意具文可見注
於它說亦欲援此爲例則鑿矣補注
又引淮南說運日知晏則鳩乃小人
之有智者故雖能爲護賊而屈原亦
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爲真嘗使
鳩媒簡狄而爲所賣也其困滯乃如
此甚可笑也

辯

廿二

過

鳳皇旣受詒舊以爲旣受我之禮而將
行者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
哉正爲己用鳩鳩而彼使鳳皇其勢
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
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意舊說以爲博求衆
賢非是

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
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
輪已崇則於馬終古登迤也注曰終
古常也正謂嘗如登迤無有已時猶
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
以君臣爲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
下章孰求美而釋女亦然至說豈唯
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則失
之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
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
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

幽昧眩曜二語乃原自念之辭以爲
荅靈氛者亦非是

楚人以重午插艾於門各異其故俗耶
補注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
異姓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
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
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

林之

二十四

謹

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
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

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升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繆說

傳說太公審戚皆巫咸語補注以爲原
語非也

鷓鴣顏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

陸佃以爲鴝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鴝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鴝鴝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

莫好脩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脩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

矣然屈子以世俗亂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今尹子蘭

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
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辭
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
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
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
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
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
其幾人矣

化與離愜易曰日且之離不鼓缶而歌
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方加反又傳
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
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曰
斜遷史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

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

臣又讀女爲汝則并其音而失之也
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爲比
類非也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
出其東北陬泮水出其西北陬弱水
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
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

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二
書之語似得其實永經又言崑崙去
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
更考之

待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
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

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為比故其踈者以它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

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性情之本旨蓋諸篇之失此爲尤甚今不得不正也又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爲陽數者尤爲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芳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爲玉名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獨以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爲證庶幾得其本意

舊說以靈爲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得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

巫也則此云姣服義猶可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者又何患其不留也耶漢樂歌云神安留亦指巫而言耳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若爲杜若則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爲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焱說文從三火而釋爲羣火走兒然大人賦有焱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火蓋別一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爲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爲此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

無憂患雲帟君舊說以爲事神已訖
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補注又
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
以爲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
指曲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且其
曰君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皇蓋謂祭者之詞舊注直以
爲屈原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
色之美以喻賢臣則又失其章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爲女類似無關涉但與
騷經用字偶同耳以思君爲直指懷
王則太迫又不知其寄意於湘君則
使此一篇之意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爲與君心不同則太

迫而失題意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
姓無可絕之美我則尤乖於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它
人交不忠則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
不以怨人補注又云臣忠於君君宜
見信而反告我以不問此原陳已志
於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書而於

卷八

卷八

三十一

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乖戾如此全
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共
爲治而後以讒言見棄此乃得其本
意而亦失其詞命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說
者之謬爲尤多以至全然不見其語
意之脈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訣

捐袂爲求賢而采杜若爲好賢之無
己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
若有君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爲
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爲
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爲難辯舊

卷之六

辨

廿三

說往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
正之矣

何壽夭以在予舊說人之壽夭皆其自
取何在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爲喻
人主當制生殺之柄尤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爲隱士補注又以此爲屈
原訴神之辭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冲天而愈思愁人爲抗志
高遠而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
謂喻君舍己而不顧意則是而語太
迫也

夫人考自有美子衆說皆未論辭之本
指得失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
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也

辨

辨

廿四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來之方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吾以爲日故有息馬懸車
之說疑所引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
至於低回而顧懷則其義有不通矣
又必強爲之說以爲思其故居夫日
之運行初無停息豈有故居之可思
哉此旣明爲謬說而推言之者又以

爲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則其穿鑿
愈甚矣又解鼓其色娛人爲言君有明
德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衍說且必若
此則其下文絃瑟交鼓之去者又誰
爲主而見其來者之蔽曰耶

聲色娛人觀者志歸正爲主祭迎日之
人低回顧懷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

聲色之盛如此耳絃瑟交鼓靈保賢
媿即其事也或疑但爲日出之時聲
光可愛如朱丞相秀水錄所載登州
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洶洶有聲者
亦恐未必然也蓋審審若此則當言其
燿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爲言
矣聊記其說以廣異聞

北斗字舊豈且斗爲主以詩考之行葦主
醺斗者爲韻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
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豈音特出此
字其說果何爲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
得汝之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
沒水中喻賢人之不得其所也天謂
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其所矣而以
爲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處乃
爲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義皆無所
當直衍說也

堂字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
中君中字今陶音正爲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

子爲公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樊語蓋祖此審爾則韓子亦誤矣

或曰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

九

夫辨

曰嘔吸出入者氣也

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去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

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据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嘘吸之動者爲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說

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二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然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雄與凌叶今閩人有謂雄爲形者之遺聲也

楚辭辨證上

